

钱锺书说『边』

胡晓明

1. 前年,奶奶过世了。具体是哪一天,我不知道。因为新冠疫情,我已有两年半未能回国。我只记得奶奶的亡故发生在疫情第一年,父母为了不让我身在异乡的我担心,等办完丧事才把噩耗告诉我。然而等关闭了微信视频之后,我并不感到伤心。

奶奶是在我高考的第一天脑梗的,和如今一样,当初父母也瞒着我,要等高考成绩出来才带我去普陀医院。出院后的十五年里,奶奶半边风瘫,前面的四年,有爷爷照顾,爷爷走了之后,我们请来的保姆张阿姨时常推着轮椅上的奶奶去街心公园晒太阳。但有一天,就在家门口的转角,轮椅被收旧货的三轮车撞了。三轮车夫穷得叮当响,我们不忍心要赔偿,但是愈合之后,张阿姨不再敢推奶奶去几步路之外的公园了。奶奶最后的几年是在一室户的小屋里度过的,不是躺在床上就是坐在轮椅上,轮椅时而对电视,时而对家门。五年半前,我来美国念书,每次回国,次日一定去探望奶奶。那是短暂且无聊的探望,当时保姆已经换作一位陈阿姨,奶奶总要她倒温水,剥橘子。奶奶会说昨天连打几个喷嚏,知道是我回来了,而后说我胖了,还说胖了好,太瘦不好。我会放下买来的礼品(多数是保健品和低糖的食品),解释给陈阿姨要怎么吃。电视总是黑龙江卫视,那是保姆的省份。实在无话可说的时候,奶奶永远重复她说过无数遍的话:“我们佳楠小时候很乖的。我喂饭不吃,只有爷爷喂饭才吃。”

我意识到这句话“结论”和“例证”之间的矛盾,但未曾指出。因为两句都符合事实。母亲也说我小时候很好带,只要塞给我一本书,我就会安安静静地坐在一边,不给任何人添乱。而我拒绝奶奶喂饭也的确发生过,大概是我四五岁的样子,因为比起奶奶,我和爷爷要亲得多。

奶奶不识字,是爷爷退休之后无事可干,教她第一次学会了名字:王荷花。从那个简单的名字可以看到,奶奶应该出生在盛夏,而且她的父母也没有读过书。那是那个年代(尤其是女性)

2. 当初,我母亲决定要嫁给父亲的时候,不少亲戚和邻居反对。“不能嫁给宁波人,”一个亲戚说,“宁波人家的媳妇要成全家大盛饭。”

母亲家是无锡人,此前没听说过宁波人家规矩多。于是母亲赶紧问父亲,他回答说爷爷家没什么规矩,这样母亲才放心。

话虽这么说,我记得一直到初中二年级,奶奶从未上过饭桌。永远是大家围坐着,夹菜,话事,咀嚼,而奶奶则坐在电饭煲旁边的小板凳上,谁要添饭,就把饭碗递给她,我们甚至从来没有意识到。是外婆过世之后,父母和我改去爷爷奶奶家吃年夜饭,大年夜只有我们五个人,其他亲人约定和另一边的人过,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突然发现奶奶守着电饭煲坐着,我纯粹出于好奇问了句:“为什么奶奶不来一道吃?”就这样,奶奶才有了饭桌的位置。

父亲们常说奶奶“好弄”,这个词听得我心酸。我不知道奶奶的顺从和隐忍多少是天性使然,多少又是贫苦的现实所塑造的。她生于象山农村,个头还没灶头高,就要帮忙煮饭,所以有了烫伤手指的事情,而这样的家庭也不会花钱请医生,就落下了终身的残疾。爷爷是来上海之后托媒人在老家找媳妇时找到了奶奶,父亲们有时会惋惜:“老阿爸当时穷,如果有点钞票,可以寻条件更好的。”结婚后,孩子一个接一个降生,总共四个,爷爷的母亲来上海投靠他,于是祖孙三代挤在一室户的小间,当中拉张帘子,男的睡前面,女的睡后面。爷爷的母亲非常精明强势,没少嫌弃和欺侮奶奶。这都是后来听我父亲说的,但当他还是孩子的时候,没人会帮奶奶伸张正义,理由很可能跟表哥和我儿时笑话奶奶的一样:她愚笨,木讷,更重要的是,她看起来无知无觉。

爷爷过世后,因为大姑姑住得最近,各家凑给奶奶的日常花销都在大姑姑这边,请她给奶奶买菜。但大姑姑节俭到不近人情,奶奶餐桌的寒酸常让母亲伤心。

当时我还在国内的高中教书,如果一周不去奶奶家,母亲定要我打电话过去,问奶奶要吃什么。这样的提问从来问不出结果,奶奶的回答总是“不要花钱”。母亲只能我们家吃什么,就给奶奶买什么。

奶奶从没有告诉过我们哪些东西好吃,哪些不好吃。有时候买去的稍微贵些的食材被保姆当便宜食材乱炖了,母亲也会心疼,而后她选择自己烧好装在钢锅里送去。这么用心良苦却往石沉大海,母亲问奶奶,“前些日子带来的黄鱼汤好吃吗?”奶奶会说“好吃”。母亲会忍不住提一句“大黄鱼不便宜”或她如何花工夫熬的,她的本意只是想让奶奶知晓儿媳对她的关爱,但奶奶听了会摇摆能够活动的那只手,说:“下次不要买。”

可以想见我母亲的失望。等奶奶过世之后,我才开始疑窦,奶奶究竟喜欢吃什么?但不止是吃的,奶奶喜欢什么颜色,或者什么款式的衣服,我也一无所知。她身上的衣服也是她的女儿、儿媳买去给她穿着,她就坐着。她喜欢看什么电视?小时侯爷爷常听沪剧,但我不知道奶奶是否也喜欢听,她是否有最喜欢的街巷?她偶尔会不会想念家乡?家里恐怕没有一个人知道。

3. 会,家人总会聊起他的刚毅和顽固。奶奶中风后,他运用起多年前大学里学到的有关知识,在卧室的墙壁和天花板上装了一些滑轮,而后挂上晾衣绳,绳子的一端让奶奶可以活动的手抓着,另一端绑着奶奶不能活动的脚,手拉脚起,康复理疗不靠人。但也因为他的倔强,他相信曾经用意志战胜过各种生活艰辛的自己,老了也能用意志征服死亡。诊断出糖尿病后,他给自己制定了严苛的饮食清单和满满当当的锻炼日程,我们都相信,他是活活把自己累死的。

过去,我不喜欢这样的家族聚会,因为大家聊到最后结论总是“老阿爸难弄”,也因为我记忆中的画面永远锁定在爷爷跟我关起门来啃鸡爪的温馨往昔。我总觉得,人的生命真正结束之时,是最后一个惦记他的人离开人间的那一刻。从这个意义上,即便大家抱怨爷爷“难弄”,大家毕竟记住了他可敬可笑可畏的坚毅。

但我很为奶奶担心,怕奶奶离开的那一天就是真正地去了,怕大家只记得她“好弄”,怕她给人的印象近于叶圣陶笔下的“伊”(“伊是一条鱼,一样地不该有自己的主见”),怕她偶尔唤起的感伤只是因为我的父亲失去了母亲,而我失去了奶奶。

——我怕从没有人爱过作为独特个体的她。

奶奶离世的这一年来,我努力地搜刮和她在一起的回亿,除了表哥和我的恶作剧之外,我的脑海里只浮现出很小时的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那时父母要上班,就请住在不久的奶奶坐几站公交来家里照顾我,我的脑海里只浮现出很小时的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那时父母要上班,就请住在不久的奶奶坐几站公交来家里照顾我,我的脑海里只浮现出很小时的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那时父母要上班,就请住在不久的奶奶坐几站公交来家里照顾我,我的脑海里只浮现出很小时的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那时父母要上班,就请住在不久的奶奶坐几站公交来家里照顾我,我的脑海里只浮现出很小时的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

刚刚过去的年底,和冒着严寒参加新一届中国作协学会全体会员大会的朋友们会面,想到了这个题目。

“边”是很美好的一个概念,是边缘的“边”,也是靠边的“边”。在当代人的生活中,写作越来越重要,不仅不靠边,还成为每天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之外的肉身刚需,那为什么还要说“边”?我讲“边”,不是要靠边,而是要清醒看到,现在这个世界有一个大的趋势,我们称之为一个“不确定的世界”正在来临。有很多事情正在变化当中,每天的网络世界、微信朋友圈也很热闹,人类生存的文字状态正步入元宇宙的中心。然而我常常想关掉手机。太浪费时间了。我们不太提倡过于急切地挤在一个热点的问题上去发言,去写作,所以,“边”不失为一种姿态,一种策略。

金克木先生早就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就叫《说“边”》。陈平原教授最近送我一本书,讲到他与洪子诚教授也讨论过关于“边”,关乎一个现代知识人的写作与研究的姿态,他们的说法大概归纳起来,主要是指一种平静、冷眼的心态,不居于中心,波澜不惊、后退一步的态度,以及一种思维的智慧。

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穆旦的诗论中就讲过“居于边缘,悄然发力”,是一种诗学智慧。不是轰轰烈烈地发力,而是悄然发力。钱锺书有一本文集就叫《写在人生边上》。所以,“边”是一种缝隙,缝隙是一个撬点,思想和知识的撬点,面对的是系统的缝隙,撬动阅读的思考,去发现问题的裂缝和系统的空白点。

“边”反过来也可以成为积极的进取,是一种机智而开放的思考方式,是逃离陈词滥调、规范文体、标准套路的一种非常具有文学陌生化效果的写作策略。

我相当赞成金克木、陈平原教授的这种态度。他们更多的是从文学研究的角度来讲;我想补充的是钱锺书先生关于“边”的一个论述,他们都没有讲到。

钱先生说“边”和“外”,有时候“边”就是“外”。比方说“物在桌旁,钱在身旁”,旁是边,但意思就是“外”,钱和物都在人的“外”面;但有

2. 我们会欢笑,而后表哥会拿起另一只毛绒熊,问奶奶那是什么,而奶奶会答是狗。

我们稍微长大一点儿,就能意识到笑话里的恶意,然而我们却能轻易地自我开脱。有一年,全城热播日本动画片《灌篮高手》,表哥也正好在长身体,他迷上了吊门框。也就是突然向房门冲刺,一跃而起,双手紧挂住门框。奶奶总是被吓个半死。记忆中,这是她唯一板起面孔的时候,她会斥责表哥,“不许吊”。表哥会觉得她小题大做。同作为孩子的我更多地站在表哥的一边,所以当我和他独自在小区里的空地打羽毛球的时候,表哥会提起奶奶认不出毛绒动物的往事,我不会数落表哥的不是。

其实我又有什么资格责怪表哥?我早已经在喂饭这件事上让奶奶看到我的立场。那是我记忆的时刻,之后我无数次想调转时光,去纠正我幼年的行为。但就算我能挽回那个错误,就真的能革除内心的偏见吗?

前年,当微信那头的母亲告诉我奶奶走了,我的念头只是,这下淘宝购物车里的“成人尿片”可以清空了。

相形之下,奶奶就显得太过普通。她的右手因为小时候做家务被严重烫

伤的,三个指向向侧着并在一起,像卤鸡爪。很多时候,她连基本的常识也没有。比我大两个月的表哥常常拿我俩的毛绒动物戏弄她。

“外婆,这个是什么?”表哥甩动着我的毛绒猴子。

“我不知道,”奶奶说,“是不是一只猫?”

我们会欢笑,而后表哥会拿起另一只毛绒熊,问奶奶那是什么,而奶奶会答是狗。

我们稍微长大一点儿,就能意识到笑话里的恶意,然而我们却能轻易地自我开脱。有一年,全城热播日本动画片《灌篮高手》,表哥也正好在长身体,他迷上了吊门框。也就是突然向房门冲刺,一跃而起,双手紧挂住门框。奶奶总是被吓个半死。记忆中,这是她唯一板起面孔的时候,她会斥责表哥,“不许吊”。表哥会觉得她小题大做。同作为孩子的我更多地站在表哥的一边,所以当我和他独自在小区里的空地打羽毛球的时候,表哥会提起奶奶认不出毛绒动物的往事,我不会数落表哥的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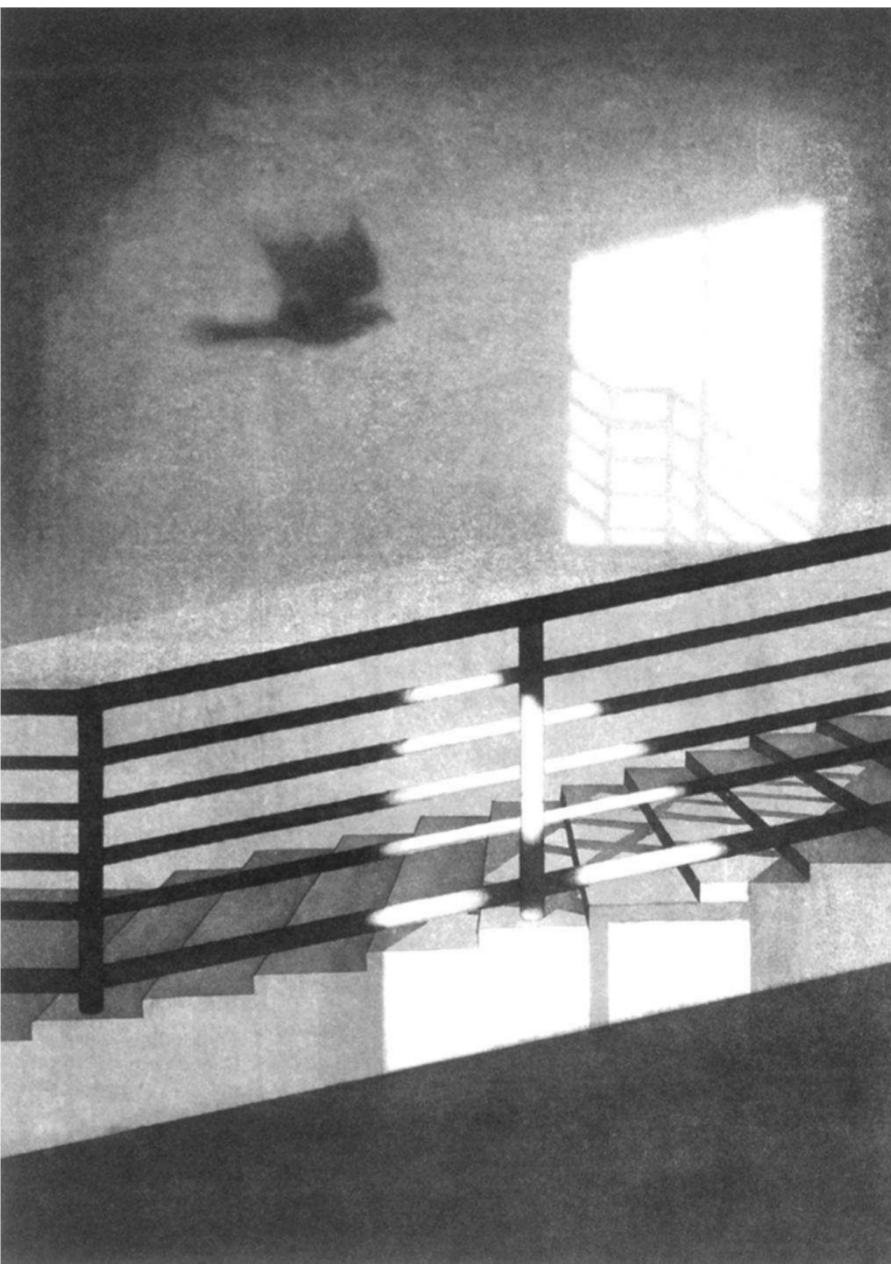
其实我又有什么资格责怪表哥?我早已经在喂饭这件事上让奶奶看到我的立场。那是我记忆的时刻,之后我无数次想调转时光,去纠正我幼年的行为。但就算我能挽回那个错误,就真的能革除内心的偏见吗?

前年,当微信那头的母亲告诉我奶奶走了,我的念头只是,这下淘宝购物车里的“成人尿片”可以清空了。


相形之下,奶奶就显得太过普通。她的右手因为小时候做家务被严重烫

笔会

潘梓璐



“文汇报”微信公众号



全身心地拒绝一眼看得到头的幸福生活

停云

木樽说没有动力,实际上呢?且不说他妈妈每天都在家里唠叨,关键是他青梅竹马长大的女朋友惠理佳已经上大学两年了,这两年让他们关系变得疏远,他自己也感觉到危机重重,哪里都不对劲,很多事一点点变得不那么顺当了。

“惠理佳和我是从当地同一所小学,一直上到同一所中学,再到同一所高中的。我们俩几乎是形影不离地走过来的。自然而然就成了情侣,我们的关系也被周围的人认可了。无论是朋友们,还是父母或老师。我们两个人就这样亲密无间地一直好到了今天。”

“如果是我们俩照这样顺利地进入大学的话,人生就毫无遗憾,皆大欢喜了。”

这么简单的道理:考不上大学哪里都有问题,考上了就能够过上幸福的生活,这样的动力还不够吗?根据描述,以及木樽学关西话的能力,只要他愿意,考上大学根本不在话下。但木樽顽固地坚持不学习,全身心地拒绝幸福。

对木樽而言,“顺心如意、生活美满幸福,却成了问题”。

“如果我们俩没有一点磕绊、心想事成地作为一对相爱的情侣,顺顺利溜地享受我们无忧无虑的人生的话,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呢?与其那样,还不如趁现在早点分手,各走各的路呢。”

“就是说吧,大学毕业后,我在某个公司就职,然后和惠理佳结婚,在大家的祝福下结为夫妻,生养两个孩子,让孩子们进入我们熟悉的太田区田园调布的小学,星期日全家人一起去多摩川边郊游,之后就像《Ob La Di, Ob La Da》(披头士乐队知名的歌)里描述的一样……”

对一个有追求的少年而言,太过顺利的生活反而成了障碍。木樽不愿就这样下去,他主动地想消除这种障碍,为此,他拒绝和惠理佳做爱,做爱一结婚,自此以后过上一眼望得到头的幸福生活,密不透风、不能呼吸,木樽本能地拒绝。

惠理佳道出了木樽拒绝幸福的真相:“这就和树木要想茁壮生长必须抗过严寒是一样的。如果气候老是那么温暖,一成不变的话,连年轮都不会有吧。”

拒绝眼见的幸福,舍近求远,看上去是在走弯路,实际上是在增长自己的“年轮”,弯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是捷径。木樽关于“人生真的可以这样一帆风顺、一马平川地舒舒服服度过吗?”的怀疑不无道理。

“要是走着走着发觉还是需要对方的话,再复合也未尝不可呀。”也许千帆过后,木樽还会回到青梅竹马的惠理佳身边,那时候他将愿意和惠理佳做爱,即使回不去了,他身上的“年轮”也不会白长。

P.S. 木樽的故事提供了一个崎岖的角度理解李季欢(见古龙《多情剑客无情剑》)这个人物:看李季欢把林诗音让给龙啸云,真

想抓着他的头发给他:你看上去义薄云天,敢于出让自己的至爱,实际上这是卖老羞的行为哦,会葬送两代人,四个人(李季欢、林诗音、龙啸云、龙小云)的幸福。

然而,从木樽的故事切入李季欢,可发现:当初李季欢与林诗音青梅竹马,但他并不那么爱林诗音;如果两人正常结婚生子,也不过就是过一种一眼望得到头的平常日子。而当他把林诗音让给龙啸云之后,他对林诗音的爱就如绵绵不绝的滔滔洪水(是的,反自然规律,又激烈又长久)以排山倒海之势永不停息地冲击着他。再也没有可以预见的稳定的幸福,每天从醉酒和咳嗽中醒来都是崭新的鲜血淋漓的痛苦。那前一种李季欢根本不是李季欢,当他进入暮年回首往事,只会觉得庸庸碌碌一辈子;而后一种李季欢,让出爱人,拒绝幸福,人设就这样立稳了——当他进入暮年回首往事,每一天每一天都因痛苦思念而满满当当。

看了电影《驾驶我的车》之后,找来村上春树的原作所在的小说集《没有女人的男人们》,第一篇是《驾驶我的车》,第二篇是《昨天》。《昨天》讲述了一个少年如何全身心地拒绝一眼看得到头的幸福生活。

20岁在读大学的“我”认识了已经是第二次考大学的同龄人木樽。

正常青年“我”:关西人到了东京,为了摆脱过去生活的“羞耻”——和家人在一起本身就觉得羞耻,家里在当地算最穷的——学会了标准的普通话(东京方言)。[典型乡下人羡慕城里人]

奇葩青年木樽:土生土长的东京人,仅仅因为他是“阪神老虎”的球迷,就苦学关西话,“累到吐血”,终于学会地地道道的关西话。[城里人非要说乡下话]

备考大学的木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可以说了除了学习做其他什么事情都很在行。

“我”:“你为什么就是不学习呢?”木樽:“因为没有动力啊。”